



水東日記卷三十四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宋歐陽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作禱祈道
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
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遐保安等
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
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于節庵巡撫河
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

御用監太監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
宣廟爲皇太孫蕪在左右旣 御極卽陞太監
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 賜肅慎圖書武定
州還 賜玉帶金鞍廐馬金帛寶楮陳廬陵循
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蠻竊發蕪皆與征行皆
被重 賜又嘗被 賜詩章及範金爲圖書四
日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
雙清以 賜之且予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
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其景泰中疾 命太醫

官八人絡繹齋 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
問安否不絕于道旣卒官其族與其從者十二
人賜祭 賜帛 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 恩
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蕪又有保抱 皇子之功
誌祕不言也中官之 寵任肇於

文皇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時蕪
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
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
白樂天畫像一幅二像對立一則五十時容一

則六旬後真也上有自贊別稱爲蓬婆

洛南地

名仙此幅元末尚存北方人家

西園雅集圖楊東里云嘗見熊天慵先生所題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十六人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可徵無疑但劉松年臨本無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四人蓋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詢輩非一人不能無異矣楊文敏公題葉石林所序本則云此十二人蓋李伯時王晉卿蘇氏兄弟蔡天啓黃

魯直秦少游米元章王仲至劉巨濟陳碧虛圓通大士也攷之鄭天民記復增張文潛李端叔陳無已晁無咎爲十六人及觀陳思允所題則又少李端叔陳無已二人爲十四人今此本於思允所述相似獨卷首增張文潛爲四人則與述古堂所記實同而於石林天民序記皆不相合此二說有不同文敏說亦欠明白當考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

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整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鎮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叅將叅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墻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三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川大小白陽葛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所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鵬鶚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

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衛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撥軍守戍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五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

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百三座
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
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
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信教杜子美上韋左相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
老臣豈是池中物繇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
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守戰官軍舍餘土
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
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

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
遞馬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匹頭邊儲細糧
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
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
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
厘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
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
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
束六分奉 勅官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

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十九疋詳見玉音碑碑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藁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重一十七斤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一頃得糧一千八百

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是而有爲則月益而歲增矣當不一書

予自景泰三年夏至宣府十一月奉勅協贊

窾外軍務七年十一月奉訃還于時曹州李公秉總督邊儲叅贊軍務兼理巡撫進提督軍務總戎則都督紀廣其副都督楊能廣卒于位都督過興代之暫設而卽去有副將都督衛穎參將署都督張欽卽予所謂官多而不和者能被

召以懷來叅將都督楊信升副總兵代信者
都指揮夏忠不久忠卒署都督僉事趙輔寔代
之若萬全右衛則都督江福後以事免代之者
叅將都指揮張林兼守西路也天順八年秋予
以巡撫重臨上谷適又受代李公焉茲特以窾
外昔日同事諸將佐具列于前而今日之所與
據今丁亥夏四月而后凡見任者其前後更調
不重見也則續書之

鎮守獨石等處宣府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孫安

右叅將提督守備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周
賢

協同提督守備懷來衛指揮同知吳良

赤城隨哨把總指揮梁翥 馬英

杜旺 鄭友 薛顯 周源

守備都指揮使王林

僉事張林 沈禮 黃瑄 張傑

王榮 申義 張壽 鄭祥

指揮同知陳忠 僉事常貴

協同守備指揮使王鼎 朱通 吳昇

姚瑄 同知王榮

僉事繩矩 沙泉 呂貴 程道

閻敏

中軍

鎮守宣府鎮朔將軍總兵官前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顏彪

協同鎮守右副總兵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張瑀

協同鎮守副總兵都指揮僉事黃瑄

隨哨把總都指揮同知孫素 王祥

杜俊

署都指揮同知江山

都指揮僉事傅巖 孟璽 文瑄

徐綱 喬清

指揮使高寧 董鉉 楊琳 祝雄

楊瑄

指揮同知施祥 陳濬 尚得

曹琮 胡佐

指揮僉事歐恕 王俊 周賢

周宏 白振 康寧 于昇

趙琮 百戶于海 石泉

守趙川堡指揮僉事王雄

守葛峪堡指揮同知羅鎮

守大白楊堡指揮僉事俞勝

守小白楊堡指揮僉事王鑑

萬全都指揮使司軍政都指揮同知周玉

協同軍政兼管屯田署都指揮僉事李紱

河南都司輪班都指揮僉事林深

署都指揮僉事薛鐸 指揮使方寬

北路

鎮守獨石馬營等處左叅將都指揮使李剛

協同鎮守都指揮僉事李延

守備獨石城署都指揮僉事郭瑄

協同守備指揮使吳昇

守備馬營堡都指揮僉事張壽

協同守備指揮使王鼎

守備雲州堡指揮同知張琥

守備赤城堡都指揮同知劉政

守備鵬鶚堡指揮使姚瑄 同知鄭祥

守備長安嶺都指揮僉事申義 僉事趙

昇

守備龍門衛指揮使陶洪

守備龍門所指揮僉事閻敏

東路

鎮守懷來永寧等處叅將都指揮同知陰傑

守備懷來城指揮僉事吳清 同知梅盛

守備保安新城指揮僉事程道

守備安舊城正千戶王曦

守備永寧都指揮同知邵佺 僉事馬剛

守保隆慶州指揮僉事汪溶

守四海冶堡指揮僉事鄒倫 焦圮

西路

鎮守萬全右衛等處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

蔣良

協同鎮守指揮同知張順

守備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胡觀

守備萬全左衛都指揮僉事楚禎

守備懷安等衛署都指揮僉事周隆

守備柴溝堡署都指揮僉事許寧

守新河口堡指揮僉事秦林 孔海

守洗馬林堡指揮同知李泰

守張家口堡指揮使秦亮

守西陽河堡指揮使賈熊

南路

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牛璽

守備順聖川二城都指揮同知梁泰 楊文

守本川東城指揮僉事張嵩 時興

守本川西城指揮僉事劉忠

同知宋遇 僉事王鉞

守廣昌所指揮僉事孫冕 宋質

守廣靈縣指揮使陸鐸

守靈丘縣指揮使章琮

直隸保安州知州魏鑑 俞澤

隆慶州知州師宗文 李萬

永寧縣知縣李秀 高翔

水東日記卷三十四

水東日記卷三十五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往年在京師讀周伯溫近光集頗知勝國時北
出道里風土之詳近見張耀卿叅議紀行王學
士仲謀中堂事記皆吾徒今日所不可不知者
紀行錄全文事記則節取有關於道里風土者
耳王曰中統二年二月五日丙寅未刻發自燕
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六日丁卯午憩海店距京

城廿里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七日
戊辰卯刻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徒
於此故名兩山巉絕中若鐵峽少陵云硤形藏
堂隍壁色立積鐵者蓋寫真也控扼南北寔爲
古今巨防午憇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距南
口姚店三十里而遠八日巳巳辰刻度八達嶺
於山兩間俯望燕城殆井底然出北口午憇棒
棰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絕異以暄涼較之爭逾
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舉目巳莽蒼

沙磧蓋古媯川地也是夜宿懷來縣南距北口
五十三里縣東南里許有釀泉井水作淡鵝黃
色其曰玉液卽此出也官爲制務歲供御醪焉
九日庚午過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
統軍墓故稱是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
鷄鳴山南眺桑乾上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
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鷄鳴山者昔唐太宗東征
至其下聞鷄鳴故名東南距懷來七十里而遠
十日辛未午刻入宣德州十一日壬申爲一日

留距雷氏驛九十里癸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
麓十三日甲戌至定邊城憇焉蓋金所築故城
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十四日乙亥
抵權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
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甸北一百有
五里十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腦兒申刻大風
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雪華如掌平地
尺許亂灤河而北次東北土塿下羣山糾紛川
形平易因其勢而廣狹焉泉流縈紆揭衣可泚

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
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群集曰察必鶻者蓋產
於此山有木水有魚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供
居民食用然水泉河大冰負土夏冷而冬冽東
北方極高寒處也按方志蓋東漢烏桓地也距
新桓州四十有五里 張曰歲丁未夏六月初
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
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峯者聳
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

曰吾輩此行其速反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
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劔戟而葱
翠可挹已而繇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
先主廟經良鄉度瀘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
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
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
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
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邸店
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

河以上河有石橋繇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
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
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
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
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繇嶺而上
則東北行始見毳幕羶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
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
昌州居民僅百家中解舍乃國王所建也亦
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

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旣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

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濔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

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巴河之北有大
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
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
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抵
一河深廣加翁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
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
獨刺漢言兔兒也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
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繇
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弓匠積養之

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
澄徹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
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
亦契丹所築也繇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
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
中卽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
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
已三霜矣繇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
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

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
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
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
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地形甚岿峻遙望之若大堠
然繇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
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
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
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
道過石堠子至忽蘭赤斤

山名以其形似紅耳

也東北~~也~~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

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
九日正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漚修時祀
也其什器皆用木楛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十
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
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
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
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
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

奠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
并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
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洒白馬潼什器亦
知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
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繇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
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
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
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
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

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
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
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于好善
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
士也其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至焉因
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
原張德輝謹誌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公
諱祐字叔子泰山鉅平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

之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
九世于公矣顯祖南陽太守皇考上黨太守咸
有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規
模仁誠慈惠夫其噐量弘深容度廣大浩浩乎
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神玄府
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
遠耀芳風流遐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辟
皆不肯就羣公休之四府並命槃桓累載乃公
車徵拜中書郎祕書監于時當晉之盛 揚英

儁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
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晉之祚皇
采增暉帝威遠御緯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帝
嘉厥庸讎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
子詹咨仍復拜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
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於鉤
陳握皇樞於紫極於昔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
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崇成大業帝道緝
熙泰階允肅以江寇未夷乃命公都督荊州諸

軍事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公乃養民阜財
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
風懷遠以德 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人
均其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 疇百姓布
野羣黎被德殊俗望風吳人感服襁負而至者
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享茅土歷登
台階吐食下士二於姬公方將殪戎吳 國吊
民然後寢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遊乎初好此
公之素志也會邁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

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
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吊加 常也
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
高勳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
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
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歛公自出身以暨於
終忠言不輟於口嘉謀不廢于心成其業不處
其功勤其勳不榮其祿儀形言行動爲世範暨
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

平吳之規潛謀遠畧與衆殊慮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卒如祐策用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勲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祐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祐夫人爲萬歲鄉君五千戶賜綰萬匹於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於江漢於羣生涉其風者皆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尚德未殞奇謀

潛略清

功遺緒靡所置心乃共碣石刊勒

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與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

虞

淵其度翼翼

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

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凌泰清如何不吊中年殞

末

刊

是表

是旌此碑吾邑大夫襄陽鄭達所惠後題云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昭勇大將軍襄陽萬戶楊克忠重立廬陵羅琛鏐考之許文忠公有壬嘗

云太傅之功業見於史其未就交辟郭奕以爲
今之顏子其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興先
王之法以敦風俗蓋有儒者之風使及孔門殆
庶幾乎此其立德立言又備矣陸抗謂樂毅諸
葛孔明不能過未爲盡之墮淚碑繇梁及今至
于四刻若今訪舊文而刻之石繇京師而致之
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卿也今觀是碑多闕字
其字體結構雖彷彿當時亦恐有遺漏失真之
弊其卽編修之所爲抑亦萬戶別爲之皆不可

知已謾記之云

水東日記卷三十五

水東日記卷三十六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詩林廣記元至正中蔡正孫氏所著前集十卷
 以晉陶淵明唐杜甫李白韋應物劉禹錫韓退
 之柳子厚王摩詰李義山王建杜牧孟郊賈島
 孟浩然盧仝鄭谷李賀唐彥謙韓偓杜荀鶴陸
 龜蒙白居易元稹附薛能王駕張祐薛道衡李
 涉王播韓翃張繼諸人詩證以名人評議間附

已見亦多可觀閒中偶見此本爲贅一二與同志者商確焉

陶淵明詩劉後村云云

後村此語雖不失爲尊坡謂之至論則未也

附王介甫桃源行高齋詩話云云

此詩槩言秦亂猶言嬴氏父子不道久矣初非於此以世次先後叙列言也高齋過矣此却與東坡二疏贊不同

杜子美詩朱文公云云

文公此語萬世不易之論蓋取法於上自當如此作文皆然學者不可忽也近世士人惑於蘇文生啜菜羹熟吃羊肉之語更不肯做向上工夫卒之又下於蘇數倍也何怪

杜子美和早朝大明宮詩梅聖俞金針詩格云胡茗溪云山谷之言云云

山谷說當矣

杜子美櫻桃詩詩眼云云

潛溪所謂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出於勉強之言

甚當

附韓退之謝賜櫻桃詩胡荅溪云云

色香味在名果多具此况又櫻桃耶荅溪之議過矣

杜子美九日詩楊誠齋云云

誠齋二說學者所當知

杜子美絕句詩室中語云云

后山詩語與王杜二詩未倫以爲無媿前人恐誤後學

杜子美羗村詩楊誠齋冷齋夜話云云

夜闌更秉燭更字作平聲讀是

杜子美何將軍宴詩胡荅溪云云

楊東里東郭南園宴集三詩皆用此體

杜子美縛鷄行詩洪容齋文章正宗步里客談師民瞻云云

詩與文稍異者以詩兼興趣有感慨調笑風流脫灑處如長詩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場語是也然時一出竒可耳前元詩人陳孚剛中集中歌

行則全用此體觀者審之

李太白登鳳凰臺詩後村詩話云云

崔顥題詩在上頭太白語也瞿宗吉詩話乃云
時人因太白不作黃鶴樓詩作此譏之誤矣宗
吉以博記能吟自負乃猶若是可不戒哉

李太白宮詞胡荅溪云云

荅溪間有發明如此等則似太不知詩矣李尚
有風吹柳花滿店香杜尚有竹光團野色將不
曰柳安得香竹何爲有光耶

李太白宮詞鞏溪詩話云云

詩話太白之譏亦清議中所不可少者雖然元
微之李杜優劣之評不能勝昌黎金薤琳琅之
說善學古人者自解領會各不相掩可也

韋蘇州郡中與諸文士讌集詩附東坡效韋

蘇州詩蔡氏云云

身當疾病思田里邑有流

亡愧俸錢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韋蘇州詩他如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理郡
無異政所憂在素餐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力更出詩 卷三十一 四
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與夫丈夫當爲國破
敵如摧山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等句諷詠
反覆真能使人動心此前輩大儒所以酷愛之
東坡詩意蓋亦寧不足於樂天而獨歸蘇州以
樂天晚年頗惑道釋而詩亦有纖艷淫媠之失
故也

劉禹錫楊柳枝辭復齋謾錄云云附楊巨源
折楊柳詩胡荅溪云云

謝疊山說詩本作水邊楊柳綠烟絲麴塵旣無
精攷從疊山本亦不害其爲佳句也

劉禹錫酬柳子厚家鷄之贈詩附子厚寄夢
得詩附后山紀徐僊效山谷書詩附東坡酬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蔡寬夫詩話復齋謾
錄云云

柳劉此詩往復八首今見柳集元和脚者說者
謂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此必指公權者近之
意者以公權字體言也若東坡又云元和手愈
不可曉矣東坡火急固因子厚而后山天厄人

窮則東坡海市詩亦云其相師相推尊固如此也

劉禹錫贈白樂天詩

自注云高山本高高門

使之高二字為義不同

三山老人語錄云云

李頎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白石照禪心唐人亦未嘗忌重疊也

韓退之方橋詩蔡寬夫詩話云云

作唐韻已在佐韻造也亦見子史書皆韻去聲唐人集中多自注音佐者以別入聲作字耳不

聞以為方言也蔡寬夫旁引曲證力以方言為

說類新奇已見矣三百九十橋在蘇城內今蘇

州人不聞以十為忱音且韓公鄧州人張公又

號州刺史不知何以却用吳中方言使如所云

不知蘇黃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

羲儲字又必用呼作何聲耶尹和靜先生有言

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予於是亦云

韓退之古意詩附樂天月中桂詩楊誠齋云

云

何不中央種兩株樂天語固多有類此者誠齋以驚人句屬之則恐未然蓋誠齋之好尚意向與之投合耳李商隱馬嵬詩後人尚以爲淺近徐凝之瀑布鄭谷之雪詩石曼卿之認桃辨杏東坡一以陋惡歸之不亦宜乎要之白俗之譏亦出至公而盛唐正音茲所以爲不可及歟

柳子厚南澗中題詩蘇東坡云云

漠漠炊烟村遠近
蓼蓼儺鼓埭西東
三叉古路殘蕪裏
一曲清江淡靄中
外物已知如弊屣
此

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此陸放翁詩也朱文公於一時文人最慎許可而於放翁加推服焉其跋此詩引季札聞歌小雅蘇公讀柳子南澗詩爲言不復詳說而惟致感嘆之意蓋欲後之學者致思而自得之耳

王摩詰輞川庄詩石林詩話雪浪齋日記云云

石林雪浪論連綿字皆切

王摩詰山中送別詩并附詩胡荅溪云云
詩不有反前人之意而用之者乎况相思之切
歸與不歸思之至矣荅溪知錄此詩又從而吹
毛之不思之過也

李義山詩古今詩話冷齋夜話云云對雪詩
蔡載集云云

義山固是用事深僻之開先楊大年諸公亦推
波助瀾矣老坡一出而才高學富至於全篇首
尾句句用故事成說則去盛唐爲益遠而不可

救矣

附林和靖書壽堂壁詩胡荅溪云云

荅溪說是此詩與文所以異也

李義山登樂游原詩楊誠齋云云

亡友沈文敏憲副有俊才尤善論詩然居常好
誦義山登樂游原末句人頗疑之景泰初出官
於閩道中寄友詩亦曰回首紅塵人去遠夕陽
西望淚沾纓愈以爲非遠大之兆不十年竟卒
于閩

附程明道修禊詩楊龜山云云

明道先生尚有詩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亦是此氣象

王建宮詞陳輔之詩話云云

疊山云說落花氣象便蕭索此詩從落花說歸結子便有生意

王建宮詞附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茗溪叢話云云

杜牧之秋夕王昌齡長信宮秋詞此等詩人能

識之乃謂與王建宮詞雜茗溪之言非是兩詩亦有謝疊山所說詩意不可不知

杜牧之赤壁詩許彥周詩話云云

詩人提掇二喬言之霸業固在其中矣癡人聽夢彥周之謂歟

杜牧之題烏江亭詩

他本多作不可期此本近是忌疊之說雖未必然然亦不宜爾也

附王介甫題烏江亭詩胡茗溪劉後村云云

水東日記 卷三十六 十
呂溫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寂先來謝

疊山蔡氏云云

後村之說當矣疊山又引柳文箕子廟碑陰語亦甚當苕溪陋矣觀王荆公詩何等衰颯牧之此詩何等精神

杜牧之悵別詩附田晝詩蔡氏云云

田承君汴宋人弟病兄孤此必摘杜集書帖中語蔡氏失於考證而拈出之

杜牧之絕句詩石林詩話云云

清時有味白

首無能

石林所記亦可以爲世戒

杜牧之趙使君詩附元厚之哀曹覲詩

吾家石本如此知傳刻之誤多矣

賈浪仙下第詩題裴晉公第詩聞見錄云云

自註詩隱居詩話云云

讀賈闓仙題裴公第及下第等詩知唐人之不聞道豈獨孟東野哉夫賢人君子之所爲亦求諸其身而已矣闓仙一第不偶則傷已而尤人

一詩得意則汲汲於求人之知至欲以爲其身之進退亦甚乎其昧道已然此等詩選唐音者皆不著目吾於雜選唐詩而知唐音之精不可及也

盧玉川山中詩胡荝溪云云

玉川兩語自然非介甫所易及荝溪於此止當謂介甫仰止玉川可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詩蔡氏云云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經尚可疑况史乎史

固不能無疑又况小說雜書出於傳聞類於游戲者乎王荆公不滿李長吉雁門太守詩是已夫雲斯須變化之物固有咫尺不能無異者當黑雲壓城之時安知城內外甲光無日可向耶荆公才高千古未必有此議論荆公而然則其於南風吹山作平地夫容泣露香蘭笑又何如其爲長吉言也學者要須識此

韓致堯雷公詩附朱喬年冬乾詩蔡氏云云
附朱文公聞雷有感詩

韓偓雷公詩朱喬年冬乾詩晦庵壬子三月廿七日聞迅雷有感詩皆名世大抵前二詩有用世拯民意後一詩有憤世疾邪之心焉嘗記景泰中一日諸公高會友人湯公讓酒間颺言曰胤勣夜來燒燭閱事文類聚見聞雷三詩意頗不愜欲取韓致堯前二句晦翁後二句意作一詩以洩吾思又有二公在前孰若合是四句略援一字師故事趣韻借乃翁一工字易去心字如何語已卽朗然成誦作瞋目嚼齒態一座動色噫公讓已矣一時語雖類狂意則可念也因并志之

杜荀雀聞子規詩

荀雀此詩其亦時危言塞有爲之言歟

杜荀鶴時世行二首蔡氏云云

詩文無關世教無補治道所謂雖工何益吾於荀鶴茲二詩蓋三復焉有志於國家生民者固未可以其非鳴盛之作而忽之也

薛能絕句詩王直方詩話云云

灰心緣忍事霜髮爲論兵唐裴晉公語也宋相亦有屢題此語於壁間者蓋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也

張祐金山寺詩附孫魴詩南唐書胡荅溪云云

甫里趙宗文金山寺詩云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何年此寄蹤滄海西來三百里大江中擁一孤峯濤聲夜恐巢林鶴雲氣朝隨出洞龍幾度欲登帆去疾蒼茫空聽隔烟鐘此亦國朝詩可

誦者荅溪評孫魴詩雖未盡固已得之矣

白樂天咸陽原上草詩復齋謾錄云云

春入燒痕青固是五字好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十字句中自不可少各相本題各極其趣可也如欲以彼掩此奚可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王直方詩話石林詩話復齋謾錄云云附皇甫冉宿嚴維宅詩蔡氏云云

歐陽公以夜半鐘爲唐詩語病一時偶記說者

之言耳後人博考乃有唐人五詩事原又三出焉然則讀書未到歐公又可輕議前人者乎

水東日記卷三十六

水東日記卷三十七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

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
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
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見孫主沙漠吁
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誦
一過適過廷器指揮談及之爲畧考諸史冊所
書野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以俟知者史云元
順帝名脫懽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
邁來廸明宗爲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
嘗被讒於文宗移居廣西十三歲迎歸卽位初

文宗在上都時將立之爲太子乃以順帝乳母
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
南而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不敢
斥言唯諷集使速去文宗與幼君相繼崩大臣
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都議事集亦在列馬祖
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集乃謝病歸臨川
帝旣立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
家事豈繇彼書生耶後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
生母邁來廸爲真裕徽聖皇后至正八年十一

月集卒年七十二錢塘瞿宗吉詩話云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粲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卜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

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繇是喪明不復能楷書矣

故中書丞相贈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公之子曰鐵木兒達世偕弟達世貼睦爾旣成景賢書院請于譚慥曰興和西南五十里曰桃山桃山之東五里曰虞臺嶺供奉尚鷹每夏居焉歲丁丑有旨造鷹室刻二石鼓以紀歲月矣然其地乃草漠之衝轂轡交錯繇秦晉燕齊而北者繇灤京遼東而西者道必出焉智愚往復良惡弗

辯不可以口舌訓惟觀音大士有救水火刀毒
八難之願雖在介冑亦爲敬禮嘗建堂兩楹道
傍先生爲吾記之予曰大士之願考之釋書可
見吾儂雖罕言然而人遇暴難有叩蒙應者何
誠也猶空谷呼聲非谷也人大士遇人急難
無叩不答者何明也猶日中物影非物也日也
然則大士之明實我心之誠矣且子不見夫卜
者乎傴僂叩齒手持蓍龜以決吉凶罔有弗驗
益敬愈切神愈靈人之意氣一有所屬則草木

朽腐俱爲神明焉嗟夫蓍龜尚爾矧大士圓通
普照出乎素願者哉則不待號呼其救我難也
必矣鐵木兒達世今爲同知樞密事階資德大
夫達世貼睦爾今爲侍御史階中奉大夫俱有
令德視其建造知其忠厚矣於戲吾嘗聞諸中
庸云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富哉言乎遂爲記之
右虞臺嶺觀音堂記洛陽譚慥文至元己卯五
月建新安詹獻刻今石尚存是年十一月曲阜
所立宣聖廟碑歐陽元功之文康里子山書亦

方輿日誌 卷三十一 四
獻刻焉獻蓋國朝名書孟舉之先也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卽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塢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

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 聞 賜璽書褒諭徵公至京面諭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 陛下成筭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抑旣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䟽將士有功者陞賚有

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擄生
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
被其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
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
至于今受封之明年是爲永樂庚子四月辛丑
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訃至

上深嗟悼輟視

朝三日遣官

諭祭追封廣寧

侯謚忠武官爲營塋賻卹甚厚復給舟車歸其
喪令所經州郡皆致祭以某年某月某日塋金

口御河鄉公諱榮世居邳州宿遷曾祖諱二公

祖諱小大父諱江俱追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

祖妣張氏母張氏繼母馬氏俱贈夫人配馬氏

子湍襲伯爵早卒繼室金氏封夫人子淮早卒

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麟陳氏子正通四人

女一人在室孫若干人及考遼陽新志則曰廣

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

督總東遼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埃練甲

兵永樂己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

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艚直逼望海塢
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
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畧不
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
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
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至
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
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
堡內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

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
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
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
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
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
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力之道賊始
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
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旣入堡有死而
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

生路以滅之卽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 聞 恩禮優隆進伯爵云按海倭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而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熄久矣雖本之 國威 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出劉忠武公之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抑考之遼志作于景泰中出五倫書後固無補于書文敏碑中亦無金州王家山島之詳倭

船生獲今皆有的數書而能然載筆者考究之功於是不可誣者矣獨惜兩京類藁於父子名諱譌謬至是則楊氏子弟難追其責噫忠武之戰功楊公之文字傳於世者不四五十年之久取信之難已如此吾安得不深慨於斯哉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卽王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

有陳堯叟讀書堂故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記之以志異日求訪此元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紀夢也又有徵夢記曰惲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杖而告曰若遇而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惲者熟視之爲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廼蹠而請曰惟王氏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源陳堯叟祠碑所刻王姓者卽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三月也惲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

氏子中西謁濟瀆託之爲求訪果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記碑脇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拜謁題名廼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

題名云外孫左中散大夫知

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禱雨畢參拜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脇父卽前宋王文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舉正字伯中係堯佐之壻其子誨說舉正次公所謂清德之老是也其二子名諱見東坡飛白記
不肖平生

事欲將至必先警於寤寐間如先君將歿以翠
微節度傳迂召爲御史人以牛刀迎刺於口斷
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有瑤階叅
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

中統二年十二月爲都

事時事

行宮有雪漠三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
東朝夢紫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明徵而
不可誣者故古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
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
而有明晦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

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精有想唯精誠
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夢也求
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每以先世旌紀寂
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
之必至所可異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
之前若合符節此豈止勞於想可致而論耶又
知吾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旣誘其衷
明夫系之有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鑒
佑使遂其初心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亶然

是垂老之日卽受生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
二十五年春二月九日記惟吾葉氏自先五世
祖秀實公而上邈不可知雖家人口耳相傳聞
有少保知錄告身譜牒之語而厄於下沙之徙
皆不可知今惟寶藏公所遺至正六年五月遺
囑一通又不知自何時脫去首幅云云之詳乃
有不可得而知者先君子每出示此書未嘗不
齋咨涕洟有千古無窮之恨也不肖近年獲見
玉峯舊志知宋西澗葉丞相屢爲崑山寓公開

封鄭居中之後人書扁而崑學今尚存明倫堂
扁款爲葉忠定公書西澗卽松陽夢鼎公而吾
友鄭進士時又居中後也茲事旣嘗以扣時又
又嘗以書託浙江提學吾友張節之考問西澗
者其卽忠定公否公家去崑遠又何爲而屢爲
崑人書扁當必有因蓋張鄭二公皆知皆古
心古道好考求古人行蹟今皆未有答而死矣
噫人事理有可訂可徵者其不偶尚爾尚奚夢
之云乎吾之懷固有切於王先生吾之所得則

何敢有異於王先生然則王先生獨非幸哉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後殿 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 賜鑲
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
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楊氏自記
如此王抑庵作公傳不具此蓋傳惟載公行事
之大者體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
里畧及圖書江陵不一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
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

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此語
有斟酌考之建安謝世之後如抑庵公如臨川
王公英吉水錢公習禮周公叙皆有文字皆有
感公知己之語而抑庵語尤切蓋抑庵之去翰
林爲禮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公則嘗惜
之也

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
題溫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
題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

或云處士

某君

天人某氏之墓

下畧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

葬之年月

又問某欲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

妣與先父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爲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曰某聞之昭穆但分世數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又問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曰吾家不曾用

達達試馬凡駒生百日後以騾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北方田野人患胸腹飽脹者取馬蓮花子擊碎涼水下卽泄數行幸而愈者有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七

水東日記卷三十八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大紳各以實對
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最
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儁然至剛壽終儁以節
死交趾得贈謚古亦有之王倫嘗爲胡忠簡公
所罵後亦盡節云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舉予往來於懷者兩年矣

去年七月御史張海亦嘗言之顧以數年來頗
有多事之名

天順四年議事回姚大章侍郎語

予云云之詳

亦鑒耶律文正王省事之說又嘗

見黃東發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
爲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咨知商學士弘
載言八事其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
言鰥寡廢疾無依者作養濟院數取息一斗則
依擬行之不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謂養
濟院何嘗得盡鰥寡廢疾無依之人若取息之

說既不合抵斗還官舊制亦爲不才官司添

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發之言

亦可念矣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

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

倉事來諭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

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爲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

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

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

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

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
十戶爲率一戶逃亡九戶賠備逃者愈衆賠者
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
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
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
救其弊耳乃爲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
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
本先儒而不可爲之救弊使法本於儒先坐視
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

之旣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
也又爲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
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
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
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
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勦於官故其
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
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
百畝永代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

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于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爲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于貧貸時則

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閱其始末蓋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官不鳩粟于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

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
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
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爲說其法
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
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
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
震記

欽廉雷在百粵距中國萬里而遠郡南皆岼大
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有亭在城西南隅

昔人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亦久矣延祐三年
秋余使過郡訪其地得於荒蕪亂水之間欲復
之未能也屬之郡吏曰諾明年來告成請記之
夫土木之靡工人之用雖未獲諗至於雲霞之
映帶鳴階之出沒夢寐所歷猶見其處亦殊方
之勝槩也然廉爲侯邦亭有地勝居是者雖擁
高爵厚祿亦徃徃有悲憤無聊之感者何哉蓋
嘗因是而億之地僻遠加瘴癘自古以來非謫
徙流離之士鮮至焉故吾無爲而得之宜其人

之戚戚爾也抑嘗推昔朝廷之于士大夫苟非甚過極惡未嘗不欲曲受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放遠屏無以啓其摧痛自反之忠古之人臣思堯君而心魏闕者每惓惓于畎畝之間江海之上彼蕭牆之內固有負不扶不持之憂者多矣然則甚疏之者迺所以甚親之也于此見聖王忠厚之至也而居者從未思也思而或未之求也登斯亭者有能驅去流俗之悲涵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憑高瞰遠反而求之何

往而不得所適哉又豈獨誇結構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于是記之俾刻亭上後之覽者其不叅有所感發矣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今授將仕佐郎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高平范梈文承直郎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燕山大都題額此吾家所藏范德機先生海角亭記石本書出漢八分隸先生筆也惟草廬先生之次虞范揭楊歐陽圭齋危太樸皆元之季世文章大家當時刊刻謄

寫文集甚多今予所見者草廬支言集一百卷
虞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遺稿六卷范詩書坊本
七卷揭詩書坊本三卷揭曼碩集五十卷內闕
十三卷楊詩書坊本八卷危有手筆詩文十餘
冊在危山處予從潮州人家追還其借去二冊
止存一冊未分卷他如草廬諸經著述范燕然
等諸稿危雲林等集皆未嘗見圭齋雖宋學士
所序七年寓燕之作亦皆不復可見僅有其家
近年收錄三冊耳固予寡陋而然要之其所存

亦鮮矣噫諸公人品高下固自有定論而其文
章論議皆一代奇偉後學所不可不知者今僅
踰百年而皆不可得見惜哉吾家虞文有補遺
揭文有續錄歐陽有第三冊自餘有得則姑附
漫錄中吾家子弟尚有以知予意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八

水東日記卷三十九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寰宇通志有景泰七年五月十五日御製序是月初九日所上表陳德遵筆也總裁則閣中五人纂修彭時等四十二人有引用書目有凡例此書印裝已備方欲下頒適天順改元遂已之後有重修之舉卽大明一統志也茲用畧具當時序表凡例如左 序曰昔孟軻氏之意以謂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
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致朕亦
以爲地之大也山川之邈也苟求其已然之跡
則其理有定雖萬邦之廣其事物之實可坐而
得故古之人求博於其約求難於其易務簡以
盡煩務邇以盡遠率猶是也嗟夫深居九五而
欲知四海萬邦之詳不出戶庭而欲究古今興
替之悉自非大有所從事焉則雖役耳目於宵
旰疲精神於簡編安能得博且難盡煩且遠於

務求之頃哉是必如堯舜之知不徧物急先務
乃可耳於戲禹貢不可尚矣周禮職方氏亦成
周致治之書至於後世紀勝之類尤多然皆述
於偏方成於一手非詳於古則畧於今非失於
簡便則傷於浩繁不足以副可坐而得之意肆
朕

皇曾祖考太宗文皇帝嘗思廣如神之知貽謀子
孫以及天下後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實之
凡有關於輿地者采錄以進付諸編輯事方伊

始而龍馭上賓因循至今而先志未畢則所以成夫繼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緩乎竊嘗觀之善其事者莫先於知知者所謂務求其已然之跡也是故語上而不察日月星辰之麗乎天四時五行之成乎歲則徒見夫形而上者其何以參高明覆幬之功語下而不察百穀草木之麗乎土山川嶽瀆之別其區則徒見夫形而下者其何以贊博厚持載之力語人而不察聖愚賢否之殊其情可予可奪可親可踈語物而不察洪

纖高下之各其類可裁可培可傾可覆以至語爲天下而不察古今事物之異其域與時可興一可觀可因可革可損可益可勸可懲而志其實其何以副 祖宗思盡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民之志於悠久哉此朕之於是編所爲倦倦而不敢少緩也間與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後有一未備不足以全其美乃復遣人采足其繼俾輯成編爲卷凡百一十有九名曰寰宇通志藏之祕府而頒行於天下蓋不獨以廣朕一

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遠夷素無聞見之人咸得悉覩而徧知焉則知之盡仁之至庶幾乎無間於遠邇先後矣 表曰光祿大夫少保

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

筵事 臣 陳循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 臣 高穀光祿大

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經筵官 臣 王

文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

學士經筵官 臣 蕭鎡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

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經筵官 臣 商輅伏

蒙

皇帝陛下命 臣 等充總裁官修寰宇通志茲者編

輯已成凡百一十有九卷謹用繕寫裝潢進呈

臣 循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仰一人

而定天下作之君作之師睹萬國之在日中有

其人有其土雖疆宇廣大而無外惟聲教漸被

之有餘誠曠古所罕逢實今日之幸遇者也粵

稽虞廷五服五千大禹任土而作貢商家九圍

九有成湯纘服以建中與周禮之職方暨秦皇
之分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域在聖世莫不
尊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之仁綏萬邦均陶化
育惟古帝王之統御咸資簡冊以考求氣習興
柔緣高山大川之限隔物生豐畝繇來今往古
之差殊固分野應乾象而分賴民彝匪坤維能
易隨時因革爲郡爲縣爲州循分高卑相統相
承相屬徵輸貢賦有無之攸見巡狩朝覲道里
之所經上而宮室城邑國都製有關於禮度下

及人倫德行道誼事有補于勸懲凡當景範于
前聞或足表章于後代如金玉珠璣之爲至美
猶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志雖纂于胡元奈篇帙
浩繁之靡恃書嘗肇于 聖祖適承明製作之
未終夫既有所啟于先信當無少稽于後况聖
作物觀車同軌而書同文道洽政通化愈隆而
德愈盛之時乎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富貴崇高孳孳乎惟文教是
崇業業乎惟皇圖是保繼志述事成欲就未就

之功勳制度考文授當行而行之法式銳聖情
于要典運神筭于淵衷謂九山九川以盡禹貢
之九州與四荒四裔以至爾雅之四極自東西
自南北無遠邇悉入于編摩若秦漢若晉唐暨
後先咸歸于纂輯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形勝名
望錄奚彼此之分詩書所稱史傳所紀人物才
良載靡古今之間俗不嫌于鄙雅賢豈論夫窮
通咸在所收均爲可述詳其大而畧其細惟故
實之是珍存所信而遺所疑必見聞之足據辭

可以興觀羣怨微鉅兼該事或關常異盛衰取
舍惟當比之前志其文須省其事須增是乃全
書勿求爲同勿求爲異欲使撫卷帙洞燭乎八
埏庶幾坐廟堂克知夫四表豈徒資翫一時而
已將與天下後世共之此誠 聖明知周乎萬
務上符 祖宗高出于百王者也 臣循等章句
末學樗散凡材挾冊登朝本以任夫粗淺按圖
應制實未達于精深以管窺蠡測之微究天覆
地載之大敢不効慎勤于筆札期酬報于簡編

雖義類凡例大有據依奈詞意腐庸鮮能稱愜
次第無法詳畧過中文采弗彰事蹟未備望特
垂于原宥賜弘運于斧斤有社稷有民人萬載
永昭于圖籍得祿位得名壽四海溥戴于生成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
聞

凡例曰一凡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勝風俗土
產城池祀典山陵宮殿宗廟壇遺館閣苑囿府
第公廨監學學較書院樓閣館驛堂亭池館臺

榭橋梁井泉關隘寺觀祠廟陵墓墳墓古蹟名
宦遷謫留寓人物科甲題詠等類各司府州或
載或否皆從其所有無所載之下書州縣名而
州縣字或有或無悉從舊文庶不失實又如名
宦人物等類書鄉貫州縣否亦然其樓閣堂亭
等類下或有不註廢毀等字者見其尚存也一
各司府州之城牽連附書于山川等類下獨兩
京之城大書并書各類視他處較詳者重京師
也一郡名止書前代所名今不因者庶省重複

一各司府州所通有而名異如山川之類者皆書通有而名同如土產穀米等食物又如公廨一縣非附郭及其所屬倉庫稅課造作織染司局陰陽醫學等類雜職官司額止一所無多寡有無之異者則皆殺煩不書獨學較不殺者崇文教也其僧道司則以寺觀爲其所統故于司府州縣所在寺觀之下附見一通志所引用如書則曰某書非書則曰某云非引用者據實書也一書法或有不一者蓋仍舊文而然不拘書法

而仍舊文懼穿鑿失真也一凡事覈而所自出之書或涉不經亦所不棄一所進通志表多舉纂脩類例可以互見故不復贅於此若書目多不能具今大明一統志家有而人見之云多李少保呂逢原所爲彭則進總裁也

水東日記卷三十九

水東日記卷四十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日記三十七卷已載瀛國公事近見寰宇通志政和志符臺外集乃知此詩余應作袁忠徹以爲虞先生作非也通錄于此通志云國朝之初閩儒余應因讀元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已子之詔作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

指爬金柱化爲龍瓜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
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
沾酥胷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叅禪宗幸
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
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
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
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
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
吁嗟趙氏何其隆維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

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政
和志云福建政和縣儒學訓導余應悲宋室以
仁義亡因覽虞文靖公爲文宗皇帝所草順皇
帝非周王已子之詔撰詩以述其事詩同但賜
宴作錫宴仍歸作乃歸祖宗作宋祖袁忠徹所
紀則曰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
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
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

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謁

周王

即明宗

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廝蘭

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後有言于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已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鐵木兒請于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隣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

乃命中書右丞濶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于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鐵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夔夔等定議立姪妥懽帖睦爾爲皇帝且詔尊文后曰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

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啗餓秀才怎
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
文宗廟主徙文后幽于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
思于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繇文
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
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
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
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迨感夢有疑瀛國
逆知假往西天文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

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
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
國祚之歸于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
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
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
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
報復也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我

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于古今
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

徐英觀之

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

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

上笑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

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今戶部左侍郎楊公鼎有自述平生榮遇數條多可徵者間摘其要于此

國朝之制冊后妃并親王行傳制禮雖公侯伯之封不行獨進士行焉王侯受封謝用上表禮雖三公九卿不用而進士獨用焉王侯上謝表上不御正殿不更服百官不朝服不稱賀惟進士上表御正殿更服百官朝服侍班稱賀重科

目得賢也

正統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朝廷以人才須先作
養方得實用文華門會官以狀元吉水劉儼淳
安商輅榜眼天台杜寧廬陵陳文嘉禾呂原關
西楊鼎探花監利裴綸陳倉劉俊庶吉士西蜀
江淵武城王玉十人者預選惟寧一人侍講綸
儼輅三修撰淵文鼎原俊五編修而簡討一人
玉也今日於東閣以學士提督進學作文遇會
講經筵則侍班是月二十一日得旨也

正統十四年十月北虜犯順詔選翰林六科六
部屬各道官十五人各分要地授監察御史勅
令選練民兵兼統軍衛以爲保障境內竊發卽
時殄滅京畿有警躬率策應凡軍需機務悉聽
從便區畫蓋侍講徐瑄彰德編脩楊鼎濟南簡
討王玉衛輝給事中金達順天王庾潞州御史
白圭澤州李賓懷慶夏裕兗州戶部郎中謝佑
大名主事王偉廣平刑部郎中陳金保定主事
姚龍河間旣擬以宅事不果行者給事中孫祥

主事汪濬王槩也

天順三年四月六日早有旨賜侍郎僉都御史
通政詹事學士卿尹等官若干游西苑先酒飯
於左順門東北廊訖趨右順出西華西上西中
西苑四門北入椒園至行殿殿枕太液池下瞰
如鏡出北行至圓殿繇東城門入上殿殿前古
松極竒恠又置翠屏岩郭公磚木變太湖等石
從西城門下北至太液歷御橋再北至萬歲山
繇西路入山徑傍有仙人老虎洞抵絕頂入廣

寒宮兩傍圓亭東曰玉虹西曰金露兩亭下次
第又各兩殿東曰方壺次曰介福西曰瀛州次
曰延和山半坪間有仁智殿舊址自東路出山
至九間殿過黃船廠過北闌口行殿又西從湖
岸折而南至養牲房所養者皆珍禽經虎城至
小山子又名賽瀛州前後左右皆有殿中兩傍
有水閣山頂之殿狀如廣寒殿前有水碎出山
腰垂如珠簾然流至石池西流從石龍口吐出
復伏流山下殿前殿之前鑿石爲流觴曲水水

拆流至東池衆皆小憩啜茶畢出此復南入湖
中過橋亭至南臺行殿前有石礮直階約數十
步至水中是爲釣磯前所歷覽皆

上游幸所也旣而賜宴於殿之左旣出仍繇西苑
門入至西華謝恩叩首始各散歸霑醉者多前
此內閣尚書等有賜此不能記

天順六年壬午上元節朝畢賜常宴九子於闕
前忽中使傳命召公孤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
侍郎都御史學士通政卿尹等官若干人至午

門裏宣旨賜觀燈於是繇右順門入傍武英殿
過御橋北行歷思善門西折而繇仁智門至仁
智殿前丹陛丹墀設燈幾千盞各極其巧異詣
殿內中設御座後樹青斧宸上有升降珠龍四
圍諸燈或沙或魷或水或木或瓦或瓦或鮫綃
或琉璃或線結或剪刻雕鏤製體莫能形容其
詳也東西壁下數百竿飛則鳳鵬鶴鷗鶻鴉
鴉燕鵲鴻鴈孔雀而潛則蛟龍龜鼉鰲蜃
鯢鯨之物走則麟犀獅象虎豹牛馬犬豕駝騾

鹿兔熊羆而微則蜂蝶蛙蚓蝸蚌蟬蛾蝦鱗之類水陸飛潛無不備有此日燈也殿左設一櫺內蘊圓機轉上樹十餘人各異衣冠左出右入周而復始兩傍又樹兩人以杖筭之若使之出入然殿左設一鼓倚立一童子執雙槌兩目口舌俱能動搖闔闕以槌左右聲鼓儼然若生從容敬觀訖出至奉天門賜宴於右廊極其品味之美

皇上卽位之明年歲在乙酉旣擇孟春吉日祈穀

禮上帝於大祀壇復擇仲春元辰親耕於南郊其禮儀悉遵祖宗以來斟酌古今定制前二日進耒耜御覽畢以鼓吹導出郊外預命朝臣一十二員充三公九卿從耕左右於是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姚夔兵部尚書王竑工部尚書白圭吏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彭時戶部左侍郎楊鼎耕其左廣平侯袁瑄隆平侯張佑定襄伯郭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陳文吏部右侍郎尹旻通政使張文質

耕其右是日駕出鹵簿導從詣大次服袞冕禮
先農畢易常服戶部尚書馬昂進耒耜耕籍三
推訖詣坐大次前望耕從耕者各五推九推訖
京尹及赤縣令率耆庶終畝禮畢宴勞百官耆
宿於籍田畔還賜三公九卿司徒等彩段楮幣
各有差

成化元年三月十日

上幸國學鹵簿大樂前導詣學服皮弁首謁先師
孔子行釋奠禮惟正位

上親行獻爵其四配十哲兩廡從祀諸賢各遣文
職大臣祭服分獻於是少保兼吏部尚書華益
殿大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文
工部尚書白圭戶部左侍郎楊鼎奠東配東哲
東廡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馬昂兵部尚書王竑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時兵部左侍郎
王復奠西配西哲西廡其公侯駙馬伯都督文
官三品以上翰林院簡討以上國子監各官陪
祭畢



原件模糊

上易常服分獻陪祀官亦易服同文武百官俱詣
彝倫堂

上升座祭酒司業行禮訖進講武官都督以上文
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升堂賜坐侍講講畢
賜茶

上還朝百官慶賀翌日祭酒率學官諸生上表謝
恩各賜襲衣并楮幣有差

虞臺嶺觀音堂記康里脫脫二子鐵木兒塔識
達識帖睦爾父子俱有傳在元史惟達識帖睦

邇稍劣云此碑至元五年立已云和寧忠獻王
史乃云至正初刻謚蓋史誤也

肉羨肥油點皆圓惟人肉羨點皆半側不圓食
人肉多者聽之則色頭恒暈欲墜地洪武初經
亂人皆能言之云總鎮諸公語如此

楊郎中琛馮詩
友民言近於代邸
得拜觀金
牙之符
上印妃

印累朝冊寶洪武
刻

極精工近
刻

劉江事見前
 父諱江仍其籍名後
 仍故為戶舊名雖數
 寧伯劉榮碑
 可不知

水東日記卷四



